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5年12月12日 星期五

江淮丘陵的大地貌，这是若干年后，我坐飞机经过桐城的上空时看见的。再后来，在各种画册和视频中，那片土地以起伏绵延、山水相依而不断地让我心动。但是，在我的幼年、少年即人生的最初岁月里，我一直住在那个叫洪庄的小村庄里。我无法感知到大地整个的地貌，只知道我们的村庄坐落在从北向南的缓坡地带。北边，是一条巨大的岗脊，后来，我成为一个水利工作者，我知道那严格的学名叫分水岭。水以脊分，向东南或西北流淌。而最终，这些水都汇合到了著名的菜子湖、嬉子湖中，并经由这些湖泊，流入浩荡的长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也是一块滨江之地。每年春节，从彭泽、从南京、从九江回来的大姑、三姑和小姑，遇见人总被打招呼道：“从江南回来了？”她们那边叫江南，那么，我们这边就叫江北。事实上，历史中的桐城，从文化大概念上看，也是江南。在清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，安徽才从江南省析出。而当时的安徽，也是跨江而治。姑母们在每年动身回老家时，用的也是“回江北”。

丘陵地貌看起来简单、直接，甚至浅陋、不够繁复。但生活在丘陵地带的人会知道：正因其是丘陵，所以更多褶皱，更多纹理。县境西北，是大别山的余脉。这个余字，颇有诗意。因之，这座山也成了一座文化之山。它们在桐城境内的一部分被称作龙眠山。著名的

诗歌有“山尽山复起，宛若龙眠形”。龙眠山中有龙眠河，这条河流，离我出生的洪庄五里地。在十几岁之前，我的记忆里，这条河是不存在的。我的记忆里也奔涌着一条河流，那叫梔子河。

梔子河，今天想来，是多么有意思的河流。

从梔子河岸上看我们村庄，狭长形的，卧着，如同一只蚕。如果目光越过村庄，就会看见那棵给我植物启蒙的树——青桐树。

这是一种村庄上不多见的树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曾不断地想：它为什么不多见？后来，我想明白了。原因在它土壤的选择，在它阳光的选择，在它风的选择。更在它独立的个性的选择。

村里的老先生对我们解释树木时，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“众木成林”。树跟人一样，是群居性的。即使一树荒瘦的小老松，它也会挤在一堆小老松之间，构成了山岗上那片倔强的小松林。但是，青桐偏不是。青桐唯独一棵，立在离村庄两里地的高埂上。高埂上还有高埂。高埂下是一大片农田。农田北边，是一座被平整了的墓地。站在梔子河岸上看到的青桐树，远远的，像一杆旗帜，青色的，孤独而坚韧地立着。它树顶上的那些宽大的叶子，拢在一起，如同一个人用手遮着望太阳。我是在七岁上小学的路上，经过梔子河岸时，回头看见这棵青桐树的。奇怪，在此之前，我从没有看见过它。它跟村庄上的槐树、杨树、柳



月光城 散文

青桐

洪放

树、桃树、梨树、桑树、枣树都不一样。那些树大多是好几棵长在一起，枝繁叶茂，一片生机。树下浓荫，树上鸟鸣。而这棵树——当我第一次看见它，我还有些懵懂地认为：那可能是村庄上的人插上的旗子。那天放学后，我跑过村庄，一直跑到这棵树下。啊，原来真的是棵树。它青色的树干，十分光滑；从树干到树顶，大约有一两丈高，中间没有一根树枝，当然更不见一片叶子。只有树顶端，才密密地生着那些宽大的叶片。它们聚拢在一起，与树顶共同组成了一副有些孤零却极具张力的植物图画。

青桐的四周，都是些低矮的植物。野蔷薇，攀根草，蛇莓子，狗尾巴草，以及四季都开的小野菊……青桐不管不顾地独自站立着。我站在树边，看了很久。这甚至是一棵没有鸟儿来光临的树，是一棵没有同伙来鼓励的树，是一棵没有更多的花草陪伴的树。

回到村子里，大人们告诉我：它叫青桐。青桐的树皮能作棕绳，树叶能用来晒酱。树木结实，但成材的时间太长。因此，在乡下，它只能是一种被冷漠的树。很少有人特意种植。往往是它的种子飞到了哪里，然后便悄然长出。再后来，长高了，长大了，便被用来制绳，晒酱。大人们说：“别小看了它。它最抗风，最选土，性子最犟。”

我心里于是记住了。这棵孤独的树，最抗风，最选土，性子最犟。

为了这记住，我时常会在梔子河远远地望这棵青桐树。或者跑到村子东头，不远不近地望它。终于，在夏日的暴风雨中，我看见它迎风摇摆着，像个跳舞的人，树枝被刮折的幅度，差一点就成了直角。风从不同的方向打击它，整个雨幕中，它就如同一位战士，不声不响，却顽强地挺立和抗争着。我害怕它会被吹倒。但暴雨过后，它依然挺立。它的树杆更青更滑了，宽大的叶片更绿了。在它身上，几乎看不出被暴雨摧残的痕迹。我后来为此专门写了篇作文，成了全校同学的范文。再后来，三十年后，我曾在《人民日报》专门写了篇《青桐令》，我将记忆中的最初的植物启蒙——青桐，刻进了我的文字里。

大概在我小学毕业时，有一年，村子里的人从青桐树上剥下树皮，沤在塘水里。渐渐的，树皮发黄，发软。他们捞起树皮，制作棕绳。青色的树皮制成了麻黄色的棕绳，结实，耐用。而到了四五月，黄豆成熟，村子里的人会将磨好的豆酱放在青桐的宽大的叶片上，然后晒制。用青桐叶裹着的豆酱，香，且清冽。

多年以后，我回想起这棵青桐，并努力地回想着村庄上的其他植物。这时我才发现：它竟然是我们村庄上唯一的一棵青桐。青桐古老而充满诗意的历史，成了我最初的植物启蒙。而我更关注的是：这样的一棵独立的乡村上的树，它让我知道了生命的界限与坚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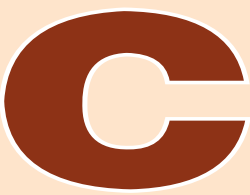
村庄是一个人最初的源头，携带着与生俱来的疼痛在我们灵魂深处守望。它洞晓我们一切的隐秘与心事。它又是一个很古老的父亲，在我们身后日复一日地老去。却又在千百次的想念中，溶入体内，在我们生命里奔流。

梦里，我的村庄总是飘着絮絮的雪。晶莹剔透的雪盖住了村舍、田野、小路、远山……看着白茫茫雪花飞舞，我开心地笑。我的身后，父亲慈爱的目光扫过茫茫原野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小莲，回家烘火，别玩雪，小心冻着。父亲的声音那样亲切温柔。父亲的脾气并不好，可他在我们面前一直都是个温和的人。知道了，你先进去，我马上就来。我脆生生地回答。瞅着父亲进屋，我却用穿了雨鞋的脚，在雪地上印下一串稚气的脚印。

是梦中的雪花下到我的脸上？醒来脸上湿湿的。拉亮灯，明亮的光线驱走最后一丝梦境，看看面前的衣柜，梳妆镜，长的帷幔般的窗帘，我才将自己拉入现实。恍然记起父亲离开很久很久了。

那时候的冬天，雪花总会不期而来。飘飘洒洒，简陋的村庄于是变成了一个梦境。

三十年前的那个雪花纷飞的下午，眼瞅着父亲进了屋，我走出我家稻场。我一路“咯吱咯吱”踩着雪，偶尔抬头看看锅底样阴沉的天空，雪花坠落，纷纷扬扬，密密匝匝自天幕纷至沓来。它们有的被寒风撕碎，太息着，细粉样筛在地面上；有的似一片洁白的花瓣，无声地飘洒。它们还调皮地钻到我的脖颈里，冰凉冰凉。我的脚印渐渐模糊，暖昧在一



月光城 散文

村雪

程琼莲

片雪白之中。毫不停留，我径直向前，往更远的村边走去。身后父母的低语渐远，村里不见一个人影。人们不愿离开温暖的火炉，跑到这寒风凛凛的雪地。伸出手，我想要捕捉一片雪花，它却钻进我的掌心，被我的温度融化，最后变成一点水渍。偌大的村庄不见人影，平日里那些吵闹的鹅，咯咯不停的母鸡，汪汪的小狗，忽然都没了踪迹。雪花仍在飘落，有极轻极淡的声响，像梦中祖母细细的诉说。村庄太静了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这么大的世界，我是唯一的主角，一想到这里，我兴奋得红了脸。我闭上眼，感受雪花蜂拥而来，我贪心地想要得更多。篱笆、村庄、汨汨流淌的小河，被雪掩埋的小路。

三十年是一段漫长的跨度，但是我依然能清晰地记得

那个下雪的午后，白雪皑皑的村庄，幼小的我拥有一片宁静。我一直早熟，在别人忽视的角落里悲喜。如同现在，在文字里走神，完全忽视身边拥挤的现实。我只肯活在自我里，我无疑不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，缺乏极端环境里的极端生存技能，我更愿意活得随心所欲，简简单单。

那个下午的雪花记忆深刻，其实说起来那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下雪天，但无法解释为何它就住进了我脑海里。要不就因为后来与故乡愈行愈远，再也无缘一场认真的乡雪。那时精彩纷呈的外部世界转移了我的注意，我再不会因为一场大雪而欢呼雀跃。人渐中年更枯索，减法的日子几乎都省略掉了风花雪月，少了一份赏雪的心境。

我记得，那一年的村雪，雪中的我，我身后父亲温和的目光。